

# 郎家巷子

(上)

王维堡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L  
A  
N  
G  
J  
—  
A  
N  
G

# 郎家巷子

(上)

王维堡 著

郎

宁夏人民出版社

L  
A  
N  
G  
J  
I  
A  
X  
—  
A  
N  
G

Z  
—  
I

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郎家巷子/王维堡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27—02201—5

I. 郎… II. 王…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134 号

**郎家巷子 (上)**

王维堡 著

---

**责任编辑** 哈若蕙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 nxcbn.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201—5

**定    价** 59.80 元 (上下册)

---



## 序 言

宁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更是一块文学的富矿。这里隐藏着文学艺术创作源源不竭的素材，有着吸引文艺家们无穷的魅力。古往今来，有多少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为这块土地所倾倒，写下了多少不朽的篇章啊。

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宁夏的作家以更自由的创作心态和更热烈的创作激情，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但是，长篇力作还不是很多。有感受于此，在自治区领导的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作家协会于一九九八年专门召开创作会议，进行动员部署，然后，又组织资深的文学编辑、作家组成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对全区作家交上来的长篇作品，认真负责地阅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现在推出的这三部作品，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也是我区作家深情表现宁夏的最新之作。它们有的通过一个回国家族的百年沧桑，反映了时代风云对人们命运的冲击；有的撷取了历史的一个横断面，形象地展示了老银川的风土人情；有的以神秘的西夏王朝为题材，史诗般地再现了宁夏历史的辉煌。它们的问世，使我们在庆贺宁夏文学的又一次丰收的同时，深深地感到了新的阅读的欣喜。

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宁夏的实力派作家。长期以来，他们像负重的骆驼一样，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地跋涉，以



金  
骆  
驼  
从  
书

## 郎家巷子

其心血的结晶，来献给自己挚爱的土地。我们这套丛书之所以命名为“金骆驼”，也是有感于他们的这种精神的。今天，党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部署，给我们文学家和艺术家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用武之地。在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道路中，应该继续强调和发扬这种坚韧顽强、开拓进取的精神。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创造出新的辉煌篇章。



杨继国

2000年9月28日于银川

金  
骆  
驼  
从  
书

## 代序

# 《郎家巷子》手稿初读评价（代序）

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郎家巷子》特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及宁夏解放五十周年而作。这是一部内涵丰厚，激情洋溢，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

小说以杨得志、李志民将军率领十九兵团指战员解放宁夏为历史背景，参考使用大量鲜为人知的文史资料，以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旧都市银川郎家巷子四户人家的命运沉浮，真实展现了军阀马鸿逵王朝覆灭的结局与新中国诞生的时代趋势。黎明前后，曙光熹微，众生于混沌中各呈其相，是一段厚重多彩的岁月凝结。

小说主线是解放宁夏，此小说于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及宁夏解放五十周年郑重推出，适当其时，无疑会产生积极社会功用。

副线是银川本地的风土人情。以往文坛上展现宁夏特色的作品已经有相当的数量，但集中展现城市文化与市民生活的极为少见，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正是本作品的价值所在。

这两条线的交错进行可谓历史政治搭台，民俗文化唱戏，互为衬托，相得益彰。

这是一部在宁夏文坛上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小说，是地道宁夏土壤上孕育生长的文化果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某



金  
骆  
驼  
从  
书



些空白，堪称外地人了解宁夏与银川之读物佳选，更是宁夏人银川人可慰乡情珍藏之卷。

小说融风土人情与历史风云为一体，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及中国西部的地域及文化特色。

描绘半个世纪以前的银川市民生活，书中写到了饮食、服饰、市容、戏剧、节日、庙会、丧葬等……展现本地的城市文化，既有民间的歌谣快板书、剪纸、香包包，又有文人墨客的书画诗词谈文论道……介绍银川旧地名胜风光，笔下有新华街、米粮市、北塔、西府井、朔方道尹公署、文昌阁、西夏王陵、镇北堡、小口子、长城等一一呈现……涉及的社会生活亦是五光十色多层多面，有佛事、道事也有国事、战事，有矿务、医务更有商务、时务……读来令人有波潮迭起目不暇接之感，以内容丰富与充实而论，确是一幅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社会大画卷。

尤其将引起世人注目的是一批生活中曾经真实地存在过或现仍存在的银川本地风云人物：罗雪樵、赵文续、杨茂林、杨觉民、乐乐刚、马季康、马鸿逵、马敦静、朱汝藩……无论正面反面，都是众目睽睽之下一部部活的历史，很可能成为作品与读者沟通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个热点。

整体结构严整，布局合理。众多事件、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调度得较为从容、顺畅。大至解放军进军宁夏的时代脚步，小至四合院里有情男女的细语心声，大写意，小素描，面面俱到，错落有致。表现了作者驾驭重大题材与操作长篇小说的功力。

惟在人物个性语言的使用上，仍须进一步琢磨与加工。

为了这个长篇的创作，作家进行了科学的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投入自己的大量心血，表现

## 《郎家巷子》主要人物表

## 《郎家巷子》主要人物表

顺儿母亲  
顺儿父亲  
顺儿三叔  
顺儿爷爷（王岳三）  
顺儿  
二奶奶  
曹老爷子  
独生儿子（曹副官）  
虢二  
虢二媳妇  
锁柱  
虢大  
虢大婆姨  
毛旦  
郎先生婆姨  
郎八  
郎八婆姨  
小脚老婆子  
欢子



金 骆 驴 从 书

## 郎家巷子

喜子  
耿大胡子  
来福  
云鹤老道  
云鹏老道  
张驼背  
郑子茂  
周麻子



金  
骆  
驼  
丛  
书

## 社会及历史人物

- 罗雪樵 (时任《宁夏民国日报》主编)  
赵文续 (时任宁夏师管区上校参谋主任)  
吴润川 (宁夏著名书法家)  
白贡甫 (宁夏贺兰石砚专家)  
杨茂林 (宁夏参议)  
杨觉民 (觉民学社秦腔小生)  
黄国璋 (觉民学社乐手)  
朱汝藩 (宁夏著名中医大夫)  
冯庆龙 (东德泰永药铺司药)  
霍林泉 (同福居饭馆老板)  
宁砚宸 (银川说书艺人)

## 《郎家巷子》主要人物表

- 阎万庆 (贺兰石刻艺人)  
马万良 (吴忠大土客)  
杨得志 (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  
曾思玉 (六十四军军长)  
傅崇碧 (六十四军副政委)  
甄 华 (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  
金三寿 (三边回汉支队副队长)  
梁大均 (三边回汉支队政委)  
孟宝山 (十九兵团赴宁夏和谈代表)  
马腾霭 (马化龙重孙吴忠板桥大教主)  
崔景岳 (中共宁夏工委书记)  
白玉光 (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  
王 博 (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  
马云泽 (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  
乐乐刚 (本名李志勤，中共地下交通员)  
郭南浦 (兰州和谈代表)  
马季康 (兰州和谈代表)  
马鸿宾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马惇靖 (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  
马鸿逵 (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  
马敦静 (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  
马廷秀 (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  
程福刚 (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处长)  
高中第 (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侦稽科长)  
马效贤 (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  
马全良 (国民党贺兰军军长)  
卢忠良 (国民党一二八军军长)



金  
骆  
驼  
从  
书

## 郎家巷子

- 马光宗 (国民党十一军军长)  
王伯祥 (国民党贺兰军副军长)  
马如龙 (宁夏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郭栓子 (本名郭永胜著名土匪头子)  
刘慕侠 (马鸿逵四姨太)  
马金秀 (刘慕侠贴身丫环)  
达理札雅 (阿拉善霍硕特旗王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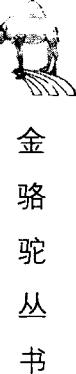
金  
骆  
驼  
丛  
书

## 卷首语

小说以杨得志、李志民将军率领十九兵团指战员解放宁夏为历史背景，参考、引用部分鲜为人知的文史资料，以写实手法，通过旧都市银川郎家巷四户平民家庭的坎坷命运，真实展现了军阀马鸿逵王朝覆灭结局及当时社会风貌。作品融风土人情、民风习俗与时代风云变幻于一体，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中国西部地域文化特色。这幅重墨勾勒的黎明前混沌凄迷的市井风俗画，可谓是外地人看宁夏必续之作，本地人恋宁夏珍藏之书。

顺儿听他母亲说，他家搬到郎家巷，大概是此清明节过后。那年是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一个让人记忆犹新的一年，顺儿懵懵懂懂过了六岁生日。

那时候银川又叫银川，叫宁夏城。北边一座土城里，郎家巷小得像条马鞭子，它东西长不过百米，窄得只能开过一辆美国造的道奇十轮卡车。这条巷子西通繁华的柳树巷商业街，过柳树巷往西是宁夏首府的芦荟巷；东连眸子市，过眸子市向东是南望市，往南便是赫赫有名的新华街，向北可直达老城十字街鼓楼。繁华缘由是地理位置好，又是一条四通八达的捷径，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虽然巷子窄而①，但南北两边密匝匝地居住着几十户人家，②大部分都是些年长者百姓，有姓叶姓孙的……



## 楔 子

顺儿听他母亲说，他家搬到郎家巷，大概是在清明节过后。那年是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一个让人记忆犹新的一年，顺儿懵懵懂懂过了六岁生日。

那时候银川不叫银川，叫宁夏城。在这座塞上古城里，郎家巷小得像条马鞭子，它东西长不过百余米，窄得只能开过一辆美国造的道吉十轮卡车。这条巷子西通繁华的柳树巷商业街，过柳树巷往西是专卖芦席的芦席巷；东连砟子市，过砟子市向东是南柴市；往南便是赫赫有名的新华街，向北可达古老的十字鼓楼。多半缘由是地理位置好，又是一条四通八达的捷径，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虽说巷子窄小，但南北两边密匝匝地居住着几十户人家，绝大部分都是些平头老百姓，有做冰糖葫芦的，卖酱驴肉的，吹玻璃蹦蹦的，绱鞋的，等等。

奇怪的是，满条巷子只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槐树，葱茏茂盛有水缸那样粗，蹿出草泥糊的平房顶一丈来高，老远望去如一把突兀的巨形绿伞，很有点气势。这棵树就长在顺儿家搬来的院子中央。郎家巷的街坊都说这个院子风水好，又住着一位“巷花”，整个郎家巷子就数这个院子有精神。

这是典型的银川三合院。以老槐树为界，往南，叫上

院，南屋也叫上房，西屋和东屋叫下房，也叫厢房，都是一明两暗三间；往北，叫下院，下院的西屋和东屋比上院的下房矮，各闪进二尺，进深自然少二尺，一里一外两间，故叫门房。上房屋基比下房高一尺，下房的屋基比门房高半尺，院里下起雨来出水快；再往北，便是有门楼的双扇大街门了。且说这两扇街门上，各铆着横九纵九九八十一颗铁钉，对称的两个狮鼻大门环，轻轻一拍，脆响脆响的；门扇漆着朱红色的油漆，显得格外庄重气派。俗话说：院子行不行，全得看街门。街门也是小巷里被来往行人注目的一道风景。那天，顺儿和他的母亲坐着耿大胡子的轿子车，离开了他父亲开的菀德天皮货作坊。作坊在北柴市，耿大胡子牵着青皮马骡，小心翼翼穿过玉皇阁门洞，擦着同福居饭馆西墙，进了南柴市，向着郎家巷方向走来。轿子车里塞满了被褥铺盖、包袱和一卷鹿鹤同春三蓝栽绒毯子。轿子车一拐进郎家巷东边的小巷子里，便看到残存的烧纸灰、供品等物。青皮骡子光顾低头贪吃供品，不肯往前走，耿大胡子用马鞭子把轻轻敲骡子屁股，口里不住地喊出“得”、“得”。顺儿母亲记起了昨日是清明节。一阵小风吹来，把竖写着“袁大滩阵亡吾儿之灵”的白纸幛卷在青皮骡子前蹄下，骡子一惊，步子加快了。顺儿母亲看了看身边的顺儿，轻声叹气道：“不知你三叔是死是活，一点消息都没有。”顺儿的三叔是被马鸿逵抓兵抓走的，1947年11月马鸿逵部队在陕北榆林的袁大滩，被彭德怀的部队狠狠敲了一顿，马部死伤惨重。顺儿安慰他母亲：“三叔会回来的。”耿大胡子也插了一句，“说不定他三叔到了解放军那一边呢。”顺儿母亲舒展了一下愁眉，接着说：“到了解放军那边就好了，可眼下狗日



的天天来柜上催他爹要兵呢！他三婶见天抹眼泪呢！”顺儿大眼睛一睁，“哪有人？不给！”耿大胡子哼哼着：“对，对。”说话间轿子车拐过砟子市进了郎家巷子。

轿子车一进郎家巷口，顺儿人小眼尖一眼便望见路南院里的那棵老槐树，“妈，到了到了。”说着一个蹄子跳下了车，向街门口跑去。耿大胡子手牵青皮骡子“吁——”的一声，将轿子车停住。顺儿母亲见车停稳当了，一边揉着发麻的双腿，一边吩咐耿大胡子，“耿大爷，卸完车，快去柜上装别的东西，他爹等着呢。”耿大胡子答应着忙搬车上的毯子。顺儿和他的母亲来到街门口，见有两个比顺儿稍小一点的娃娃把着街门。小的一个身穿红花布夹衣，脚上是一双老虎鞋，眉宇间涂着一点红，头顶用红头绳扎着一根钻天辫，脖根上留着一撮头发，两只手紧紧抓着门环，脚踩在门槛上，呈出个“大”字形，腿部廊里露着个枣儿大的小鸡鸡，嬉皮笑脸地说：“不准进院！”大一点的憨憨实实，穿一身青夹袄光着毛茸茸的头，脖子里挂着一把玉石锁，用左手紧紧护住，眯着眼歪着脑袋光笑不说话。顺儿想上去推门，被他母亲一把拉到身后。顺儿母亲走到他俩跟前，用手抚摩他俩的头，笑吟吟地问：“你俩叫个啥？快给大妈说。”小的嘴快，说：“我叫毛旦，他叫锁柱，是我哥。”顺儿母亲点了点头，从衣襟里掏出一把花晶纸包装的洋糖，塞给他俩。这时，院里传出一声女人的亮嗓子：“毛旦哎——，回来给你喷烟！”毛旦捏着洋糖“噢”了一声，撒腿跑了。锁柱没走；用力推开两扇大街门，放顺儿他们进了院。

顺儿家搬进了下院东西门房里。从此，郎家巷这个有槐树的院子里的故事，像狗叼羊肠子，甩甩打打出来了。





金骆驼丛书

吃过晌午饭，顺儿上炕睡觉，院子里一个柔声的女人声问顺儿母亲：“姐姐搬来啦？需要我帮忙吭一声。”顺儿母亲说：“差不多了。”另一个声音粗的女人说：“搬来就一个院子的邻居啦，别见外。”顺儿母亲说：“哎，有事肯定会麻烦你们的，不进屋坐一会儿？”那个柔声的女人说：“不啦，我这上张大先生铺里抓药去。”声音粗的女人说：“锁柱他爹还没吃饭呢，回头吧。”顺儿掀被头问他母亲：“谁呀？”这才知道声粗的女人是东屋的锁柱妈，声柔的女人是南屋上房的二奶奶。顺儿母亲安顿顺儿，西屋毛旦家，东屋锁柱家可以去要，上房不能去，人家有病人。顺儿应承了一句，睡着了。

正当顺儿迷糊做梦时，就听见巷子里毛旦在死命地嚎哭，一个女人日娘操祖宗的骂谁。顺儿睁开眼皮子看他母亲不在屋里，一骨碌下了炕跑出街门外，只见郎家巷挤满了看红火的人，一辆轿子车过不去停在巷口。对门台沿子上弯腰站着一个小脚老婆子，正给顺儿母亲低声说：“破碴子凶歹虎了，千万别惹着，你刚搬来，可小心着点！”说罢用眼睛扫了一下人群。立在顺儿母亲身旁纳鞋底的锁柱妈使劲撇嘴，朝着锁柱喊道：“快过来！你往人伙伙里凑啥热闹？不